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从前看《西游记》，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做一个喂马的弼马温，很替猴子生气。人家那么大能耐，让人家去当饲养员，搁谁心里能舒服？但如果你了解历史就会发现，弼马温虽然地位不高，但养马却是一等一的大事。《西游记》成书的明朝时代，甚至全民总动员，一些地区家家户户都要为政府养马，一时间万人瞩目，议论纷纷。

明朝以前，政府的马主要靠官府自养。朱元璋开始，百姓养马就像纳税一样，成为重要义务。其饲养方式也不尽相同，比如，官府交给你一匹母马（驽马），明年你必须交一匹小马。母马不死你就得年年交幼崽。但谁能保证母马年年怀孕，且必须生产呢？官府不管那一套，你交不上，就得赔偿。

百姓养马基本没什么回报，而马匹又很贵，动辄二三十两甚至五六十两银子，相当于一般中等家庭全年的收入。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，官府采取“轮养”政策，一家养不起，左邻右舍凑一块，十来户养一匹马。初衷是，大

盛夏在皖南，遇见了两只燕子，一闪，从粉墙黛瓦上飞过。顿觉，是两笔墨，飞入徽宣，浓淡焦枯瞬间刻画。

古时，徽州人造房子，缘何粉墙黛瓦？一说是：粉墙寓意宣纸，黛瓦寓意笔墨。原来，万千座徽建筑都在告诫徽州的子女们——唯笔墨徽宣才是徽州人的底色。

那么，在徽州人梁上做窠的燕子呢？是宣纸上新落下的一点一撇一捺，旋着飞，就是横折弯钩，竖折弯钩……

燕子，据说是中国古人所言的玄鸟的原型。关于玄鸟，有商朝祖先的传说，帝誉的次妃简狄外出沐浴，发现一枚鸟蛋，简狄吞下后怀孕，生下了契，契就是商的始祖。这就是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的传说。

玄鸟，可谓神鸟。简狄能把鸟蛋吞下去，想必也不大，充其量也就是燕子卵的大小，认定玄鸟即燕子，似乎在物理学上说得通。

玄色，即黑色。可不就是小燕子的颜色？燕子是候鸟，春天飞来，临冬飞走，对于遥远的先民的认知程度来说，这又不可谓不神奇。

设若在徽州，燕子立在屋檐上，若

第一次见黄花矶松，是在冬日漠上的寒风里。彼时天地间尽是枯寂，衰草蜷在地上，枯叶被风卷得满地打转，连阳光都透着股冷意。可就在这片萧瑟里，一丛丛明黄忽然撞入眼帘——不是蔫蔫的浅黄，是鲜活的、亮眼的黄，像把碎金撒在了沙地上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心头瞬间漫过一阵惊喜。

凑近些看，那花团团簇簇，穗序状，细细小小的花瓣挤在一起，倒和常见的满天星有几分像，只是颜色换成了喜庆的明黄。正惊叹这寒日里竟有这般明艳的花，同行的朋友笑着说：“别看它现在鲜活得很，早是干花了——不过它开花时，也这般形貌。”我恍然明了，难怪它在冷风中依旧挺立，原来本就带着常开不败的性子。尤其在清寂的冬天，这抹黄从萧瑟里透出几分华丽，倒成了漠上最鲜活的点缀。

朋友又说：“之前采过几枝插在花瓶里，家里人见了都笑，说像是把沙漠里的阳光请回了屋。”这话听得我心头一动——既能在沙漠里扎根，那我带几枝回去，种在花盆里，岂不就留住了这份明黄？忙问清种植的方法，小心翼翼

◇ 大野奇画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全民动员来养马

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群策群力，取长补短。但乡民可没皇帝想象的那么善良，实际操作中，谁的弟兄多，势力大，谁就不用出钱出力了；谁家里穷，谁孤儿寡母就多干活儿，不服来战。这样一搞反而增加了穷苦人的负担。

百姓义务养马不算完，还得送到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进行验收。动辄几十里地几百里地，人困马乏筋疲力尽，人吃马嚼费用不少，到了目的地，太仆寺的老爷们要严格查验，查完告诉你不合格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。据说当时的退货率达到百分之四五十。白养一年不说，还得赔上人家一匹马。为减少损失，他们只好凑钱贿赂查验官，放自己一马（“放人一马”合着是从这儿来的）。收了钱，查验官心里舒服了，老百姓交来的马也就合格了。你算一算，里里外外老百姓得付出多少代价。

玄鸟噙墨

非它胸前的那样一团白，你是发现不了它们的。

燕子的叫声算不上好听，很多人却喜欢。“多时窗外语呢喃，只要佳人卷绣帘。”这是唐朝诗人刘兼的句子。去年燕子归来，今春主人竟然装上了绣帘，燕子干着急，呢喃而鸣，女主人一听，知是燕归来，赶忙卷起帘子，燕子飞进来，杏木梁上，燕巢顿时有了生机。

吾乡下辖的蒙城县，是庄周故里，宋朝时，大文学家苏舜钦曾在这里做过县令，他喜欢燕子，为了自我警示，清廉务实，就把府衙命名为“清燕堂”，后来，经历了变法失败挫折的王安石经过蒙城县，看到被命名为清燕堂的县衙，心头掠过一阵清风，写下了《清燕堂》一篇：

清燕新碑得自蒙，行吟如到此堂中。
吏无田甲当时气，民有庄周后世风。
庭下早知闲木索，坐间遥想御丝桐。
飘然一往何时得，俯仰尘沙欲作翁。
人生如羁旅，王安石路过清燕堂，

太仆寺这么干，地方官不高兴了。地方官负责向老百姓收税，老百姓忙着养马耽误了种地，交不上公粮怪谁？地方官要求百姓专心种地，太仆寺要百姓专心养马，上头本想一鱼多吃，但厨师为争夺原材料打起来了，一个要红烧，一个要清蒸。中国的官员自古就是有利的事都抢着管，无利的事争先恐后地推，百姓这块肥肉谁都不肯放。双方互相告状，官司一直打到最高层。皇上也没办法只好和稀泥。和来和去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。

田赋劳役本是老百姓已经习惯了的负担，朱元璋创造性地搞出马政，并叠床架屋地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构，大大增加了运营成本。这些官老爷要吃要喝要领工资还要克扣勒索，个个都是养不肥的吸血鬼，老百姓忍无可忍，有的消极反对，有的揭竿而起，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，终明一朝遗患多多。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中设计弼马温这个情境，或许是有言外之意的：你再叫我养马，我就大闹天宫。

不知道有没有遇见一只燕子，不管怎样，念及燕子的一身黑白分明，想起苏舜钦，顿时卸下一身的疲惫。茫茫浮生，谁不想飘然一往，穿越市井，在乡间做一位清闲的老翁？

燕子，竟然让人舍下一身疲累，想起归隐，这算不算回归自然，追随本心？

白居易恐怕也有此感慨，“百鸟乳雏毕，秋燕独蹉跎。”“人间事亦尔，不独燕营巢。”白居易在迷茫之后，陡然清醒，也是因为一只燕子。

燕子似乎是最聪明的动物了，懂得高下之分，风清气朗在高空，在电线杆上，逗号一样一排排列开；乌云密布之时，几乎是贴着地面飞，接了地气，也捉了虫子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前不久，与友同游金陵，走在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，旧时王谢堂前，今朝乘兴而游，人得巷口，突然有燕子飞过，且是恰恰一双，陡然想起，乌衣之尊，岂不也是效法于燕子。古人以乌衣为尊，秦汉皆如此，燕子生来一身乌衣，燕尾一甩，自带一番优雅，所谓紫燕剪春，也说的是它的燕尾吧！

燕尾一剪，燕唇噙墨，如季节的点睛之笔，一点，春日山河浩荡而醒。

秆却光秃秃的，连一丝细弱的根须都没有。那一刻，心里又失落又纳闷：它在贫瘠的沙漠里都能活，怎么到了我精心照料的花盆里，反倒扎不下根？是我水浇多了，闷坏了它？还是水浇少了？后来再在沙漠植物园见到黄花矶松，竟生出几分亏欠：那样顽强的生命，怎么偏偏在我手里，没能续上往后的日子。

黄花矶松又叫黄花补血草，不仅能在漠上绽放，还能入药，对妇科病有疗效。再想起它的模样，才发觉它茎上几乎没有叶片——想来是在沙漠里待得久了，为了耐住干旱，减少水分蒸发，叶片才慢慢变得稀少，最后几乎看不见。也正因如此，那些明黄的花团才格外夺目，像把所有生命力都凝聚在了花朵上，在荒芜里活出最热烈的模样。

黄花矶松鲜花开时不凋，哪怕成了干花，也依旧保持着鲜亮的色泽，常被用来插花、做花束配材。有人说它的花语是“依偎、永远相随”，倒真贴合它的模样——一簇簇花挤在一起，像彼此依偎着取暖，哪怕变成干花，也依旧守着最初的姿态，仿佛要永远留住那份明艳。

黄花矶松

用塑料袋裹了几枝，仿佛捧着件珍宝。

回到家，我找了个素净的花盆，细细铺好土，把黄花矶松栽了进去。浇水时特意放慢动作，生怕力气大了碰伤它，心里满是期待：盼着它能扎下根，抽出新枝，再开出亮眼的花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花盆里的黄花矶松却没半点动静。第一天去看，还是初见时的模样；一周过去，花瓣没添一片新色；又等了一周，花枝叶依旧僵直，丝毫没有要抽芽的迹象。我心里犯了嘀咕：是浇水太少了？之前听朋友说两周浇一次，或许城里的土和沙漠不一样？于是改成一周浇一次，每次都绕着盆沿慢慢浇，盼着水能浸润到根里。

一月、两月，春寒渐渐散了，花盆里的黄花矶松依旧保持着初见时的姿态——不枯萎，也不生发。我终于按捺不住，轻轻刨开盆土，指尖触到的茎